春秋傳禮徵

春秋傳禮徵卷七

古婁朱大韶仲

成公

元年作丘甲穀梁曰作爲也丘爲甲也兵甲國之大事也古有四民有士民有農民有賣民有買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何注公羊用穀梁義杜預曰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

徵曰如穀梁說春秋應書丘作甲如杜預說應書作丘乘

以十六井而出六十四井之賦於法倍四雖暴斂不至此

朱胡安國云丘出一甲者蓋三甸而井出十二甲益舊數

三之二大略謹按周官本無計地出車之法小司徒乃會

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

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

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

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

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

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此以井牧之法定軍賦也乃經

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

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此以井牧

之法定都鄙之貢賦也六軍之衆出於六鄉序官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之大夫即以六鄉兼之故凡軍旅田役皆鄉官帥民而至大司馬云軍將皆命卿命卿即六鄉也然則小司徒定其民大司馬掌其政夏官篇首言伍兩卒旅師軍與小司徒同古謂兵爲賦郊特牲記云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車賦車兵也卒伍徒兵也故大司馬曰凡令賦賦兵也謂出兵之數也以令貢賦猶言以令軍賦上地中地下地地有定戶口無定上地不必常七中地不必常六下地不必常五故曰毋過家一人羨即指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言竭作即竭此三等之羨家出一人爲正卒六鄉七萬五千人故大司馬定軍額曰萬有二千五百人

爲軍諸經都言六師明王畿雖萬乘軍賦止於此數其六
遂及都鄙盡爲農故鄉中但列出兵法無田制遂人但陳
田制無出兵法兵自爲兵農自爲農謂兵農合一者不察
之論也井邑丘甸縣都六者皆定地以出田賦與軍賦無
涉軍賦但出民不出車四丘爲甸與二百里曰甸千里之
內曰甸皆定其地之名田乘雖同聲要不得讀甸爲乘春
秋書作丘甲與左傳載鄭子產作丘賦皆主丘言鄭子寬
譏子產作法於涼而哀二年左傳載孔子之言曰施取其
厚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足矣似古賦法始於丘不敢凡
爲之說
司馬法乘馬之法有二四邑爲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

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備謂之乘馬見本年傳正義一法方十里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革車十乘甲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萬井革車百乘甲士千人徒二千人見小司徒鄭注兩法不同者成百井定受田三百家以家出一人準之得三百人十而賦一故三十人甸五百七十六井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以可任者二家五人準之得七百二十人亦十而賦一故七十二人兩法實一法孔賈分爲畿內邦國非也特三十人及七十二人與伍兩卒旅師雖參差不合故牧誓正義曰一車七十五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

臨時配劄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而陳氏禮書通之曰卒有百人車一乘合七十五人則一車所餘在後車後卒復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為一車之士卒則所餘之五十人又在後車凡三卒而車四乘三旅而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六軍則千乘此與六軍三軍之數通矣仍不可通之二軍一軍二軍二萬五千人以七十二人配之三七二十一三五十五車三百乘計二萬二千五百人再以三十三乘配二千五百人則餘二十五人一軍萬有二千五百人車一百六十乘計一萬二千人再以六乘車配五百人則餘五十人此畸零之人何以配劄此求其通而卒不可通者也蓋

計地出車周官本無其法司馬法不特不合於周官與諸經均不能合小雅采芑曰其車三千以七十五人計之千乘已足六軍之數三千乘爲軍者十八爲士二十五萬五千人箋云宣王承亂羨卒盡起正義曰盡起一鄉得三萬一千五十人六鄉得十八萬七千五百人是則正羨盡起尙不足三千乘之人數況斷無空國出軍之理知一車七十五人其說不可通也以周官之法考之則車自車人自人大司馬云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故縣師若將有軍旅之戒則受法於司馬會其車人之卒伍司右凡軍旅合其車之卒伍知車人配合本無定法不定以七十五人亦不定以三十人閟宮詩公車千乘而曰公徒三萬是一車

三十人矣而管子中匡篇定五十乘爲小戎而曰有此三萬人有革車六百乘今本管子及齊語並作八百乘注曰八皆作六是一乘五十人大匡篇有同甲十八萬革車五千乘是一車二十人又曰築緣陵以封之予車百乘甲一千築夷儀以守之予車百乘卒千人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三千今本作五千字誤當爲三閔二年左傳亦云革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又曰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是一乘十人山至數篇方六里而爲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是一乘二十七人車人配合隨時而定然則王國六軍大國三次國二小國一此軍額也以七萬五千人配三千乘一車當二十五人原求嘗羨卒盡起以司馬法說之鑿矣

漢書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
居園囿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
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
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
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此六十四井
出一車之法也則百里之國僅出車百乘傳曰天子一圻
列國一同以大夫采地等於大國諸侯疑未敢信包咸注
論語曰方里爲井十井爲一乘百里之國適千乘哀十二
年公羊傳何注亦云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十井出一乘
之法也按食貨志曰一夫挾五口治田歲收畮一石半爲
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月人

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錢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如包何說是農民戶既出十一之稅又出車一乘馬四匹芻茭之費其之此必非八十家所能給亦疑不敢信竊謂經傳言萬乘千乘百乘非計地以出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言國之富不得過千乘家之富不得過百乘耳明堂位記說魯云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以方七百里之地而出車千乘與司馬法不合而定九年蒐於紅左傳亦稱自根牟至於商衞革車千乘昭十三年平丘之會晉甲車四

千乘十二年傳楚靈王曰今吾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三依劉炫說國各千乘是合楚國之車奚啻萬乘昭五年傳云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是一縣百乘也縣二百五十六井是二井半出一乘合晉國之車又奚啻萬乘是大國不必定千乘也襄十一年傳子產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昭元年傳秦后子適晉以車千乘是大夫不必定百乘也閔二年傳衞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是衞文儉以足用乃有此三百乘耳周官本無計地出車之法特因小司徒云登其鄉之六畜車輦鄉師云辨其牛馬之物里宰云比其六畜兵器遂謂車馬兵器皆出自

民今校鄉師凡四時之田簡其鼓鐸旗物兵器旅師若作民而師田行役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縣師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使皆備旗物兵器而至諸言以帥而至者謂有司自以旗鼓帥民而至六畜車輦民所自有特以時簡閱之非以供軍興天官司書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用注疏本脫用字依疏義補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里宰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兵器即器械民間所藉以防患古未有禁民挾兵者若以供軍興則簡其牛馬車輦足矣何簡及六畜校牛人凡軍旅共其兵車之牛校人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哀四年左傳孟孺子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

焉注圉養也案此牛馬出於公家之證也司兵及授兵從司馬之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司弓矢凡師役會同須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司甲篇亡云如其儀則甲當司甲授之巾車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毀折入齎於職幣隱十一年左傳鄭授兵於太宮公孫閼與穎考叔爭車閔二年國人受甲者此兵車出於公家之證也左氏均於周官合大事表乃云周官出於王莽特附會司馬法不知周官之法本不與司馬法同顧坐讀周官不審耳

二年夏四月丙戌衞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左傳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衞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

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注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正義曰巾車掌王之五路玉路樊纓十有再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前樊鵠纓鄭云樊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也校既夕禮士薦馬纓三就又諸侯之卿有受革路木路之賜皆有繁纓而云諸侯之服者以與曲縣相對諸侯之卿特賜乃有大路士喪禮送葬設盛服耳此非正法所有

徵曰春官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司農注宮縣四面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宮縣象宮垣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

侯之禮也故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玄謂軒縣去南面避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閒而已疏引左傳注云軒縣闕南方形如車輿是曲也此當是賈服注大射云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鑮皆南陳又云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注言面者國君於其臣備三面耳無鍾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軒縣是其去南面之事也以諸侯大射於臣備三面惟有鼓則大夫全去北面爲判縣可知又大射儀疏曰云國君於其臣備三面者言國君合有三面爲辟射位又與羣臣射闕北面若與諸侯饗燕則依軒縣三面謹按大射所陳去北面者避射位也

非卽軒縣之法注云備三面三字之誤也當爲二宮縣者

阼階之東西階之西階閒庭南各有鐘磬鎛鼙鼓軒縣則

阼階東西階西階閒各縣鐘磬鎛鼙鼓惟庭南不縣大射

云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又曰一建鼓在

西階之東南面此爲避射位若軒縣正位其北亦有鐘磬

鎛鼙鼓西陳今惟一鼓在阼階西一鼓在西階東故鄭云

無鐘磬有鼓軒縣本三面去階閒則二面故鄭云諸侯於

其臣備二面耳賈以大射所陳當軒縣誤會鄭意也定十

二年公羊傳何注曰諸侯軒城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

城隅闕南方謂之軒城樂縣闕南方謂之軒縣其義同舊

注謂形似車輿者車左右兩較前有軾亦三面借以形之

亦確惟繁纓爲馬飾周官巾車犬行人但別其就數之差等不聞大夫無繁纓據行人云諸子樊纓五就則卿大夫當三就士喪攝盛用三就是士當一就士一就則大夫三就差數可知於奚所請或過於三耳傳義不明正義說以大路似失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左傳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註使壟畝東西行

徵曰溝洫之制有縱有横盡東其畝此必無之事即公穀二傳並云使耕者東畝則是士齊也亦約略言之國内之畝豈能盡東而程氏瑶田通藝錄曰南畝者自北視之其

畒橫陳於南南畒故畎橫畎流於遂故遂縱匠人疏云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爲東畒之圖是自西視之畒橫於東引此傳以證且云盡東其畒者謂東畒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大韶謹桉南畒東畒者實據地之形勢而言非所云自北視之爲南自西視之爲東匠人云凡溝必因水勢天下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水勢常趨東南此其理然也造井田形體之法必先度大川之勢而後定東南之畒田無分東南西北因水勢必趨東南故遂溝由西而東由北而南畒依於畎故詩曰南東其畒司馬法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畒謂廣一步長百步爲畒一畒三畎水自北注南畒亦隨畎而南是爲南畒水自西

注東畝亦隨畎而東是爲東畝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卽引詩南東其畝物相也箋公劉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謂相其地之可謂南畝可爲東畝者而布其播種之利也（杜云播種之物各從土宜非也）溝洫之法始於畎匠人云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漢書食貨志曰后稷始甽田㠯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說文云く水小流也校畎者畝之小水其高處曰壟甽中者兩甽之中謂播種於兩畎中之高處也古人言畝據其長故曰長終畝一畝之田長六百尺畎之長如之其徵於畝之起處者是爲遂故匠人曰田首

田卽畝也田首卽畝之起處也一夫三百畝有遂以截於畝之起處受諸畎之水使注於溝畝南則遂之東入於溝者必橫截於畝之南東則遂之南入於溝者必縱截於畝之東溝之受遂猶遂之受畎故遂縱則溝橫矣遂橫則溝縱矣其外洫澮川不過異其水勢之廣深而立其名其縱橫之法如畎遂盡東其畝不特法所必無亦勢所必不能行此晉人强詞以要齊人耳程因此傳挪爲東畝之說謂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特不思川橫則澮必縱澮橫而洫橫洫橫而溝縱其徑塗所經歷又安能自西而東直達而無曲折乎此肊說也

左傳公會晉師於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

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注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
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
徵曰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
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
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
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
帥皆下大夫鄭注輿衆也行謂軍行列然則輿司馬主車
行司馬主卒衆軍司馬則兼掌之此戰也韓厥爲司馬卽
軍司馬也僖二十八年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於諸侯
此軍司馬之職十八年傳籍偃爲之司馬晉語知籍偃之
惇帥舊職而共儉也使爲輿司馬此輿司馬也文二年傳

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於垂隴注晉司空非卿也

正義即引此傳以證此軍司空也淮南兵略訓曰隊路亟行輜治賦丈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又曰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輿師即夏官之師帥二千五百人爲師則一軍有師帥五人亞旅即旅帥五百人爲旅則一軍有旅帥二十五人總言之則曰輿帥矣輿衆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左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注燒蛤爲灰以瘞壙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正義曰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注互物蜃蛤之屬闉猶塞也將井

椁先䈞下以蜃禦溼也是用炭以瘞壙也劉炫以爲用蜃
炭者用蜃復用炭也
徵曰掌蜃云以共蜃炭秋官亦蔟氏以蜃炭攻之疏蜃炭
蜃灰也故鄭謂擣其炭而坋之攷工㡛氏溼之以蜃杜子
春注蜃謂灰也匠人白盛注蜃灰也以蜃灰堊牆掌蜃亦
蔟氏之蜃炭即蜃灰炭與灰古通故月令云毋燒灰呂覽
仲夏紀作毋燒炭劉炫說非也
正義曰匠人殷人四阿鄭云阿棟也四角設棟也士喪禮
下篇陳明器云抗木橫三縮二謂於椁之上設此木從二
橫三以負土則土之椁上平也今此椁上四注而下則其
上方而尖也禮天子題湊諸侯不題湊則無四阿

庚寅衛侯遬卒左傳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正義曰雜記弔者即位於門西東面主孤西面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此臣奉君命行弔之禮今三子師行經衛竟不敢成禮故於大門之外又曰喪大記君之喪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

徵曰凌氏禮經釋例曰凡婦人之位小斂前在尸西小斂後至既殯皆在阼階上柩將行始降在階閒士喪禮始卒哭位婦人俠牀東面注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衆婦人戶外北面此尸西之位也小斂畢奉尸俠於堂男女如室

位又云婦人阼階上西面此阼階上之位也大斂時婦人尸西東面至大斂畢婦人東復位仍復阼階上之位也朝夕哭婦人即位於堂南上既井椁婦人哭於堂此位亦當在阼階上是婦人之位自小斂至既殯皆在阼階上也既夕禮還柩車婦人降即位於階閒注位東上至此婦人始降者柩車將行故婦人於車後送之也

左傳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弗見王使委於三吏正義曰曲禮五官之長曰伯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鄭注三吏三公也

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公羊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

三日哭禮也穀梁曰新宮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
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左傳正義曰宣公以十八年冬十月
薨至二年十月而大祥祥而禘祭神主新始入廟故謂之
新宮禮檀弓記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
亦三日哭鄭注謂人焚燒其宗廟新宮火人火也傳例天
火曰災人火曰火三家經傳有火字者皆爲災鄭以爲人
火雖非其義要天火人火其哭皆當三日是善其得禮也
六年左傳鄭伯如晉拜成授玉於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
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徵曰禮經無諸侯相朝之法以聘禮言之聘禮歸饔餼節
償使者受幣於楹閒南面而賓而卿節受幣於楹閒南面是

賓主敵者授受皆於楹閒南面並授受法也行聘節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鄭注中堂南北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禮賓節公用束帛賓升受幣當東楹北面私覿節賓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此聘賓與主國君不相敵故不於楹閒又公食大夫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賓升受幣當東楹北面注當東楹者欲得君行一臣行二校主在東西鄉賓趨而就之故曰臣行二聘禮歸饔餼受幣堂中西北面注堂中西中央之西又問卿受幣堂中西北面注於堂中央之西受幣趨聘君之命校饔餼爲主國君所以禮聘賓使者至館使爲賓聘賓爲主賓在西故聘賓趨而就之聘禮記云問大夫之幣俟

於郊是問卿之幣皆聘君之物聘賓奉君命致之故大夫受幣亦於堂中西是授受之法敵者於堂中卽兩楹之間不敵者以楹爲節鄭以中堂爲南北之中則東楹之閒四字不可解凡言閒者必有左右閒卽中也中堂謂東西之中堂之正中也中堂與東楹之閒不以兩楹爲閒而以堂之中央與東楹爲閒尙在堂中略偏於東猶言堂中西耳非東侵東半閒也此疏說東侵半閒則在東楹之東矣私覿之幣尙當東楹豈有授主器而反偏於私幣乎無定禮也經云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致命公左還北鄉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乃受玉校阼階在東楹東西階在西楹西故士冠云至於階三讓主人升立於序端

西鄉賓西序東鄉釋宮東西牆謂之序謂兩夾之牆也東序在東楹東西序在西楹西飲射於升階後並云當楣北面再拜謂拜至楣堂之前一架也當公拜貺時賓三退負序是公拜在阼階上畢即受玉是賓主並未入堂南北之中公受玉其南北之節當東楹耳鄭伯與晉侯親行禮無所爲致命升階後晉侯即北面當楣拜至鄭伯答拜據鄉飲鄉射俱賓主並拜畢鄭伯右還以右手向外晉侯左還以左手向外由序端至兩楹閒相訝授受今於東楹之東至晉侯尚未行至東楹鄭伯急行不覺過堂中至東楹又過而東也故文伯譏其視流行速

二月辛巳立武宮左氏曰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

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注宣

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武有七德非己所

堪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功又非霸主而

立武宮故譏之正義曰服虔云鞌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

立其宮校定元年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立煬宮

此若爲禱而立何以不言禱無驗之說故不可從公羊曰

武宮者武公之宮也

徵曰明堂位記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

也或謂記禮者之失然其言有由然也周奉后稷爲始祖

別立文武廟於雒邑故雒誥曰王入太室祼太室即世室

世室者世世不毀也記人欲盛陳魯禮故以武宮爲武世

定左氏以爲立武由己則不指武公杜以楚立武軍證之
非也彼傳云盍築武軍以爲京觀與襄二十三年傳齊侯
伐晉張武軍於熒庭昭十三年傳陳蔡請爲武軍義別襄
昭傳之武軍謂軍之壘壁也注本杜宣傳之武軍爲京觀也
非武宮故下傳云作先君宮告成事宮謂壇壝也築壇四
邊爲堳埒堳埒謂之宮故哀七年傳云謀於社宮社壇而不屋
謂之宮者謂社稷之壝也如杜說楚豈得立先君廟於邲
知不然矣正義駁服云不言禱於武公挍禱於殤公亦但
左氏說耳左不以武宮爲武公廟故不言禱昭十五年經
書有事於武宮諸侯立四親武公至成閔十二世祧毀已
久如左說昭公時何以禘於武宮公羊義是也穀梁曰立

者不宜立也與立殤宮傳同則穀梁亦謂武公廟
左傳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
立於寢庭注兼太僕
徵曰燕禮小臣師在東堂下注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
天子太僕正君之服位者也疏夏官太僕職掌正君之服
位出入王之大命彼下有小臣之官上士四人其職云掌
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諸侯兼官無太僕謹校太僕
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
有二人太僕職王視燕朝則正位掌擯相鄭注燕朝朝於
路寢庭則僕大夫即周官之太僕故得從公立於寢庭杜云路寢之庭襄三年傳魏絳授僕人書注僕人御僕周官御僕掌

羣吏之復逆鄭司農注復謂奏事是僕人即周官之御僕
太僕之屬左傳有僕大夫有僕人體經有小臣有僕人正
僕人師無太僕不盡與周官合賈謂諸侯無太僕不知僕
大夫與太僕職掌正同也江氏周禮疑義舉要曰司士言
眂治朝之儀但揖見羣臣而已揖畢卽適路寢聽政諸臣
反其官府治事之處匠人所謂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若議
論政事則在路門內之朝故論語曰攝齊升堂三朝惟路
寢有堂有階桉昭二十六年傳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僖
二年公羊傳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入亦謂入路
寢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徵曰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加享禮鄭注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於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皆是也

衛人來媵左氏曰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何氏膏肓曰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左傳云異姓則否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爲短鄭箴曰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爲榮不得貶也

徵曰姓生也昭十一年左傳曰歸姓也注姓生也是也備百姓猶言百斯男百衆多之辭耳泥文以求之諸侯豈備酒漿而不埽灑大夫豈備埽灑而無酒漿斯不然矣莊十

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句于鄄遂及宋公齊侯盟但言陳人之婦不知陳取何國春秋爲公子結因媵女而及諸侯盟故曰遂非譏魯不得媵陳襄二十三年傳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晉吳同姓不得昏姻嫁女於吳者或嫁爲吳大夫妻齊得媵之是異姓相媵也白虎通云取三國女者廣異類也晉語異姓則異類是班說亦不專指同姓以魯論僖適母文姜生母成風宣適母哀姜生母敬嬴襄適母齊姜生母定姒諸侯不再取則成風敬嬴定姒皆媵女也何說得之莊十九年公羊傳諸侯取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也今本脫女字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取白虎通亦云取一國

二國往媵之皆以姪娣從大雅韓奕正義曰眾妾之名有
姪有娣有媵媵又自有姪娣士昏疏諸侯夫人自有姪娣
二媵各有姪娣謹桉媵者送女之名故書曰公子結媵陳
人之婦謂陳將取婦魯以女媵之使結致之也姪娣指其
本親娣嫁者之女弟也姪嫁者之兄子也不指媵姪娣亦
得以媵稱士昏注嫁女以姪娣從謂之媵是也通言之嫁
者之姪娣亦謂之媵分言之則本國之女以本親言曰姪
曰娣他國但謂之媵士昏曰婦徹於房中媵御餕姑酳之
雖無娣媵先云雖無娣則媵者非必備姪娣或姪或娣可
也云無娣媵先則娣爲婦之女弟媵爲他姓來送女者故
鄭云先媵客之也碩人云庶姜韓奕云諸娣庶姜者莊姜

姪娣也曰庶曰諸不必一姪一娣他國來媵者未必國三人晉衞齊三國來媵未必備十二之數而公羊云二國往媵之穀梁云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文十八年棪之禮經無文可徵何注隱元年傳曰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棪韓奕箋云媵女姪娣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是娣貴於姪故襄三十二年左傳曰非適嗣何必娣之子是適夫人無子立適娣之子先媵後適姪娣於禮亦無徵

十一年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注昆弟之妻相謂爲姒正義曰娣姒之名從身長幼以其俱來夫

族其夫班秩旣同尊卑無以相加遂從身之少長喪服小功章曰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以弟長解娣姒言娣是弟姒是長也公羊傳亦云娣者何女（女字補）弟也是以其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姒長謂身之年長非夫之年長也釋親云長婦謂穉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止言婦之長穉不言夫之大小今穆姜謂聲伯之母爲姒昭二十八年傳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爲姒二者皆呼夫弟之妻爲姒豈計夫之長幼乎釋親又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孫炎云同出謂俱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己生先後爲娣姒則知娣姒以己之年非夫之年也

徵曰邵氏爾雅正義曰釋親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

爲娣爾雅明著其文曰女子同出言其俱事一夫也所謂媵也此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爾雅明著其文曰婦婦者對夫而言夫年有長稚故婦從夫而有長婦稚婦言其各事一夫所謂兄弟之妻也孔氏迺欲以媵之俱事一夫者牽合於昆弟之妻則不達於雅訓矣孔所據者左傳之稱弟妻爲姒耳不知古之稱娣姒猶今人之稱妯娌也兄妻稱弟妻爲妯娌弟妻亦可稱兄妻曰妯娌㮣析言之則兄妻爲姒弟妻爲娣合言之則昆弟之妻統稱爲娣姒急言之則但稱爲姒鄭杜謂兄弟之妻相謂爲姒是也孔謂娣姒之名不計夫之長幼者非也

十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

伯剃人滕人伐秦左傳及秦師戰於麻隊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注不更秦爵正義曰漢書稱商君爲法於秦戰斬一級者賜爵一級其四曰不更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此傳有不更女父襄十一年有庶長鮑庶長武蓋後世以漸增之商君定爲二十非盡商君新作也

徵曰秦本紀懷公四年庶長鼂與大臣圍懷公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於河西此皆在商鞅以前商君傳孝公拜爲左庶長是鞅未立法以前身且爲此官知秦爵由來已久鞅特增至二十耳楚官有莫敖曹參傳得大莫囂囂與敖同桓十三年傳莫敖必敗釋文敖高漢書五行志作莫囂皆爵官也或以

此疑左氏爲戰國時人失之矣

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鄢陵左傳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注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正義曰鄭詩箋云韎茅蒐染也賈逵云一染曰韎釋器云一染謂之縓謂一入赤爲淺赤色也跗注自要以下而注於腳跗謂屬袴以下與跗相連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鄭以跗當爲幅謂裁韋若布帛之幅相縫屬鄭以爲衣裳則衣裳不連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注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鄭以彼非戎事當爲素裳明衣裳不連跗注言連者爲要腳連耳軍服其色皆同所謂均服振振郤至

與衆同服所以獨見識者禮法雖有此服軍士未必盡然郤至服必鮮華故楚子偏識之

徵曰鄭注禮解韋弁不同又雜問志曰韎韋之不注不讀如䟫䟫幅也注屬也幅有屬也以淺赤韋爲弁又裁韋如布帛之幅連屬以爲衣素裳白舄與司服注微異而實同司服疏引賈服注云䟫足䟫也注屬也韋注晉語亦云兵服自要以下注於䟫盖司服經但云韋弁服不言䟫注故鄭讀䟫爲幅解爲以韎韋爲衣又以爲裳據傳云䟫注當從賈服韋杜不當從鄭江氏周禮疑義舉要曰陳氏禮書云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釋

名亦云以爵弁爲之謂之韋弁王郎戎以韋弁服郎爵弁
服其服纁裳朱芾臣之貴者與者以韎韐詩云韎韐有奭
以作六師爵弁之韠也左傳郤至見楚子衣韎韋之跗注
即朱紱韎韐之謂非爵弁即戎之證乎大韶蓮梭韠大夫
以上謂之芾士謂之韐鄭於瞻彼洛矣箋云此諸侯世子
也除三年喪服士服而來未受爵命之時有征伐之事天
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以出白虎通引韓
詩內傳曰世子未受爵命服士服故詩曰韎韐有赩說文
作韐曰士無市有韐制如榼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韎賤不
得與裳同鄭士冠注云韎韐緼紱也玉藻一命緼紱世子
未受爵命故服韎韐朱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方叔爲命

將故服朱芾韎韐與朱芾貴賤迴殊郤至將新軍不當服韎韐且兵事上下同服楚子何以獨識之蓋以韎韋爲跗注者非戎服之常故晉語作郤至以韎韋之跗注三逐楚共王云以者明郤至獨用此服正義謂卑士未必盡然得之江引以證爵弁之爲緼韍殊不分曉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注肅手至地若今揖

徵曰淩氏禮經釋例解九拜曰肅拜婦人之拜也鄭注少儀曰婦人以肅拜爲正男子惟軍禮始肅拜左傳郤至三

肅使者郎鄭司農所謂介者不拜闕百詩以古之拜如今之揖古之肅拜如今之拱手非也鄉飲酒賓厭介介厭衆賓注今文厭皆作揖然則今之揖乃古之肅拜今之拱手乃古之揖耳又曰婦人之拜皆立扱地始坐拜也大鄭謹按鄭注鄉飲云推手曰揖禮凡言三揖皆推手與今之引手至胸者異司儀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注土揖推手小下之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蓋於推手中別此三等之法實皆拱手也淩謂今之拱手乃古之揖是也肅拜爲九拜之一與但言肅者別段先生說文注曰凡不跪不爲拜跪而舉其首惟下其手是謂肅拜漢人謂之撎肅不連拜介者不拜長揖而已按段說是也少儀

記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
喪主則不手拜鄭注肅拜拜低頭手拜手至地婦人以肅
拜爲正凶事乃手拜爲喪主不手拜爲夫與長子當稽顙
也其餘亦手拜而已或曰爲喪主不手拜肅拜也大祝謂
凡言拜者皆跪跪而但俯下其首是謂肅拜手拜卽昏禮
之拜扱地也鄭云扱地手至地葢古人之拜先以手據地
內則記曰凡男拜尚左手女拜尚右手尚左手者先以左
手據地後以右手加諸左手乃引首至手玉藻記云稽首
據掌至諸地女子之扱地與男子之稽首同故曰手拜士
昏注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廟見舅姑祝稱來婦其禮最
重故用重拜爲尸坐但肅拜不手拜謂跪而俯下首不必

引首至手也肅拜手拜皆吉事也鄭云凶事乃手拜非記人之意凶拜男子婦人皆稽顙喪服小記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婦人爲喪主不過夫與長子故少儀曰不手拜不手拜者拜不至手以顙叩地也喪大記夫人弔於大夫士夫人入升堂卽位主婦降西階拜稽顙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顙是爲喪主必稽顙婦人以手拜爲重言不手拜則稽顙其義甚明或說以肅拜解不手拜甚謬喪拜詎有用吉拜者無論禮經所無卽本文義亦不協鄭引異說耳安得謂婦人之拜皆立太祝明言肅拜但立而俯下其首則不成拜矣卻至之肅卽今之揖漢謂之長揖漢書酈生傳不拜長揖以其出身引手至地故謂之長

揖用亞夫傳上自勞軍至營中亞夫揖曰介者不拜請以軍禮見此與郤至之肅同先言不拜乃言揖先言揖乃言不拜則揖與拜別以此知傳之肅非即周官之肅拜鄭司農但引傳以證肅字非確詁也又按鄉飲酒注引手曰厭疏厭字或作撎鄭司農云俯下手若今撎杜云手至地若今撎疑古人本有長揖之法今之拱手古曰揖今之長揖古則曰撎鄭云引手者謂引手至地非以手著胸厭與撎通古文或借厭爲撎耳

十七年辛丑用郊公羊曰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爲用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注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

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𩇯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以不郊乃譏三望知郊不譏小也又夕牲告牷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疏言古禮郊之前日午後陳其牲物告牲之牷於后稷則知此經宜云九月用辛丑郊孔氏通義曰或意未明舊說以為用事於泮宮然後郊要非本傳所取闕疑殆焉

徵曰用然後郊傳意不可曉就注義求之先有事者此何引或說釋傳也以下則何駮或說也鄭注禮器曰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之也之字注疏本無以意增仁與存通謂存偶之也故仲尼燕居記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鄉之禮所以仁

賓客也仁即存也鄭云先仁之與何云存后稷神義同正義曰將以后稷配天先以
仁恩存偶之也此告謂告后稷嚳無后稷廟故記曰告於
頖宮注或作郊宮非夕牲也地官充人展牲則告牷鄭注展牲
若今夕牲續漢書禮儀志正月天郊夕牲晝漏未盡十八
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進孰劉昭注引干寶周官注
曰展牲若今夕牲與鄭同夕牲之禮郊社及宗廟同故特
牲曰厥明夕宿賓明日之夕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宗人舉獸
尾告備舉鼎鼏告絜然則夕牲不過展視牲牢無告廟之
法告后稷不審在郊前幾日至夕牲則在祭前之夕注以
或說夕牲告牷於后稷於禮無徵其云在日上不當在日
下者葢或說以先有事釋用郊故注正之曰若以用爲告

后稷是解爲用而後郊其日當在郊前不當書於辛丑之下日上指辛丑以前葢將以辛丑日配后稷於郊必於辛丑以前先告書辛丑用郊則郊在辛丑日非先有事之義矣此駁正或說也九月用郊尤悖此注釋傳不宜用之義夏四月不郊猶三望三望譏之小也今以九月而郊失禮之大者故曰小大盡譏之下又申先有事說之非耳徐全不解注意其言古禮郊之前日午後告牲說尤無稽

十八年齊殺其大夫國佐左傳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正義曰夫人之宮有朝羣妾之處故云內宮之朝葢齊侯召入與語而殺之

徵曰胡氏培翬曰碩人毛傳云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

事於正寢即昏義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之義古者天子諸侯有公卿大夫以襄外治后夫人有九嬪世婦之屬以襄內治故君每日朝羣臣於外以聽政后夫人每日朝羣妾於內以治事正寢正寢即夫人朝處左傳所謂內宮之朝是也攷工記內有九室九嬪居之齊雞鳴傳云夫人纚笄而朝即謂朝於夫人之正寢也正義解爲纚笄而朝君非也

左傳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注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騶六閑之騶周禮有六閑馬正義曰周禮掌駕之官無名騶者襄二十三年傳稱豐點爲孟氏之御騶則騶亦御之類周禮趣馬下士掌駕說之頒是騶爲主駕之官乘馬御

御之貴者故令掌駕之官亦屬之

徵曰朱氏珔曰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鄭注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正義引皇氏云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爲七傳云六騶棄馬御當即其總主者

春秋傳禮徵卷七

春秋傳禮徵卷八

古婁朱大韶仲鈞著

襄公

三年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使鄧廖帥組甲三百披練三千以侵吳注組甲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披練練袍正義曰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爲甲裏公族所服披練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然則甲貴牢固組練俱用絲也練若不固宜皆用組何當尙不牢之甲而令步卒服之豈欲其被傷故使甲不牢組

是條纏不可爲衣服安得以爲甲裏

徵曰此三說者惟賈說爲合古制攷工記函人爲甲有七屬六屬五屬之別鄭注屬謂下旅下旅札續之數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蓋甲以革爲之析而爲札故養由基射甲徹七札焉七札猶七葉也函人又曰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惌也眡其鑽空而惌則革堅也鄭司農注惌小孔貌甲續札爲之其相續之處必有鑽空故用組與練以綴之呂覽去尤篇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且猶若也）竅滿則盡任力矣竅即鑽空也鑽空寬則綴以帛小則綴以組

革堅故任力者全革不堅故任力者半呂說與攷工記合
賈蓋本攷工而爲說也其云甲裳者函人云權其上旅與
其下旅而重若一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
下甲裳即下旅宣十六年傳得其甲裳是也云重若一則
上旅與下旅制同馬云以爲甲之裏案函人云眡其裏欲
其易也鄭云無敗蔵敗蔵即司農所云革裏肉也革近肉
處削之不盡則敗蔵而甲易敝故欲其易易治也此言札
與札相屬之處今去肉淨盡則革堅非以組練爲裏也馬
說非是杜不讀古混云戰備練袍豈戰備乎
四年夏叔孫豹如晉左傳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
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

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

徵曰春官鐘師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祀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校九夏之名惟肆夏祴夏驁夏見於禮經及禮記鄉飲鄉射大射燕禮並云賓出奏陔大射云公入驁肆夏見郊特牲禮器仲尼燕居記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郊特牲記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燕居所云謂兩君大饗郊特牲所云兼朝聘則諸侯於鄰國之君於聘賓皆得

奏肆夏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鄭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之是諸侯燕己臣子亦得奏肆夏故郊特牲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以大夫爲僭明諸侯得奏矣案鄭注燕禮曰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於次國小國之君亦如之晉侯享穆叔升歌文王合鹿鳴用兩君相見之樂故金奏肆夏之三明諸侯燕聘君但得奏肆夏惟天子享元侯備三夏故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但得升歌小雅合鄉樂惟兩君相見得升歌大雅合小雅故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

肆夏之三說者多異杜子春說以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說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故國語謂皆昭令德以合好也此一說也韋注魯語云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杜注同此一說也劉炫規杜云文王之三即文王是其一大明緜是其三鹿鳴之三則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三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

一樊遏渠是其三安得復以樊爲肆夏別名若樊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大韶蓮案劉說是也呂叔玉以繁遏渠當時邁執競思文亦無明證訓夏爲大解爲遂於大位位字非經文所有時邁毛傳曰夏大也箋云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與呂說雖異並以夏爲九夏之夏思文云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箋云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境界乃大有天下也則以夏解爲大有天下天下二字亦屬橫益竊案夏諸夏也常法也釋詁法常也法與常互訓陳常于時夏者陳大法於諸夏也與君奭修和于有夏義同肆于時夏肆當從箋訓陳

懿德猶言文德言武王惟以文德陳於有夏也有也時也皆詞也若樂章名夏當在作詩之後不得於詩中自言陳於此以爲夏鐘師注以夏爲頌之族類樂崩亦從而亡則夏非詩篇與詩箋異當從彼注爲正

正義曰奏謂作樂也此晉人作樂先歌肆夏肆夏是作樂之初故於肆夏先言金奏次工歌文王樂已先作非復以金爲始故言工歌其實金奏亦是工歌之詩大小雅譜曰其用於樂國君用小雅惟天子用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正義曰文王鹿鳴亦

奏肆夏亦工歌故言歌肆夏謹案鐘師掌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樂縣在庭故仲尼燕居記云入門而縣興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大饗亦如之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大饗亦如之歌者在堂故曰登燕禮記賓及庭而奏肆夏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升也下也笙也合也分四節鄉飲鄉射並於一人舉觶後乃席工於西階上工四人二瑟工歌用瑟不聞奏以金也郊特牲記說其義曰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禮經及內外傳於肆夏並言奏凡詩篇主乎歌者亦可以奏金不云歌縕金奏於工歌非也太師帥瞽而歌射節鄉射記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而鐘師則云凡射王奏騶虞諸

侯奏貍首大夫奏釆蘋士奏釆蘩昭二十五年傳昭子賦
新宮而燕禮記則云下管新宮至樂章則可笙可管可金
奏而不可歌成十二年傳晉郤子如楚聘楚子享之爲地
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正義曰聘容
至庭卽奏樂此郤至將登堂始奏樂者縣當在庭楚爲地
室而縣待客將登乃奏故欲以驚賓此正義不誤
七年冬十月衞使孫林父來聘左傳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
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衞君今吾子
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注禮登階臣後君
一等
徵曰升階之法賓主敵者俱升不敵者後一等至聘賓與

與國君行禮則後二等士冠至於階三讓主人升立於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注主人賓俱升立相鄉士昏納采至於階三讓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疏禮通例賓主敵者賓主俱升若士冠與此文是也鄉射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鄉射鄉大夫爲賓興賢能賓士也故主人先升一等聘禮歸饔餼至於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賓從升堂饔餼爲主國君所以禮賓大夫奉君命以致故先升若聘時納賓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鄭注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公食大夫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注遠下人君是孫文子當後二等注誤

九年宋災左傳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

微小屋塗大屋注司里里宰正義曰周禮里宰五里下士一人謂六遂之內二十五家之長此言司里謂司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坊里周禮有里宰故以宰言之非是郊外之民二十五家之長也

徵曰周語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司里不授館注司里里宰掌授客館單襄公曰夏之時儆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注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官又曰周之秩官敵國賓至司里授館魯語文公欲弛郈敬子之宅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注受命於司里居此宅也據外傳則司里本司空之屬主宮室者王制記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故司里掌授民居釋言里

邑也李巡云里居之邑也地官遺人注鄉里鄉所居也疏
郊里郎六鄉之居郊者夏官量人云里居也職掌民居故
官名曰司里答館亦宮室之事故兼掌之宋以武公廢司
空故曰司城伯氏為樂喜屬官故司城使之司里主宮室
故令徹小屋塗大屋葺注俱以地官里宰當之非也正義
明知其非不據外傳以證疏矣
使華臣具正徒注正徒徒役也司徒之所主正義曰周禮
大司徒掌徒庶之政令小司徒凡用眾庶則掌其政教凡
國之大事致民是司徒掌徒役司徒所具正徒掌共官役
若今之正丁
徵曰小司徒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民正卒也大司

徒所云致萬民於王門是也餘子羨卒也此正徒卽正卒

二十三年傳臧孫使正夫助之義同

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注五縣爲隧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正義曰此隧正當天子之遂大夫鄭注遂大夫云郊內比閭族黨州鄉郊外鄰里酇鄙縣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尚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然則諸侯之有鄉遂亦以郊內外別之郊內屬鄉近於國都司徒自率之以入城矣郊外屬遂者是郊野保守之民不可令離所守司徒令隧正量其多少納之於國隨火所起奔往救之

徵曰七年傳叔仲昭伯爲隧正謂南遺請城費吾多與而

役是隧正之徒役納郊保謂納郊保之民檀弓記曰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鄭注保縣邑小城也月令四鄙入保注小城曰保韋注晉語同莊子盜跖篇小國入保釋文引鄭注小城曰保是也聲類云堡高土也見一切經音義二十築爲高土有似於城故曰小城堡與保同後人加土耳八年傳焚我郊保憑陵我城郭小城曰保外城曰郭郊保與城郭相對爲文非謂保守也郊指民之居郊內外者下文云四鄉正敬享則此時鄉遂之民當遂正兼率之矣

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注工正主車正義曰周禮司馬之屬無主車之官巾車車僕諸職皆掌車乃爲宗伯之屬昭四年傳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是諸侯之官司

馬之屬有工正主車也

徵曰工正之官見於傳者莊二十二年傳使爲工正注百工之長昭四年傳注服車服之器工所書與此三注說各不同今案正猶長也工正工官之長攷工記曰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故令工正主車耳非專掌車當爲司空之屬正義謂司馬屬官似非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注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正義曰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天子六鄉以卿爲之長此云二師令四鄉正則別立鄉正非卿典之但其職掌當天子之鄉大夫耳

徵曰地官序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鄭注三公者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天子六鄉以六卿兼之故凡軍旅田役皆鄉官帥民而至宋六卿之見於傳者必先二師文七年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成十五年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哀二十六年傳不次者因皇靈樂三族以族敘故曰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茷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與他傳敘次別故成傳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宋先代之後以二師當天子之三公以四鄉正當天子六鄉之大夫六卿除二師則四卿四卿故立四鄉上文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右官左官蓋鄉正以下諸官屬於二司者是宋官制二鄉

則師一人各掌其方與周制同

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注火正之官配於火星正義曰五行之官每歲祀之謂之五祀月令句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配五帝而食其神矣而火更配於大星者以其於火有功祭火星又祭之火官配合其人蓋多不知誰食於心誰食於咮

徵曰漢書五行志曰春秋說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柳七星星鳥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苦昔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咮閼伯居商丘主辰昭七年傳辰

爲商星十七年傳宋大辰之虛也是闕伯食於心之證也

襄二十八年傳蔵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

楚惡之鶉火南方正位柳星張爲周分野是食於咮者祝

融也

十二月己亥周盟于戲左傳晉士莊子爲載書注載書盟書

荀偃曰改載書注子駟亦以所言載於書故欲改之

徵曰載謂盟載之書書其辭也十年傳子孔當國爲載書

以位序聽政辟定十年傳加於載書十三年傳載書在河

哀二十六年傳使祝爲載書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並謂

盟載之辭非謂以言載於策也秋官司盟掌盟載之法又

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鄭注載盟辭也盟

者書其辭於策使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謂之載書是也盟辭必書於策以加於牲上故謂此書爲載哀八年傳將盟景伯負載造於萊門載卽盟約之載景伯不欲與吳盟故負其載以出耳

十年夏五月丙午遂滅偪陽左傳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注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正義曰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禘是三年大祭禮無過者知禘祭於太廟則作四代之樂魯禘用四代樂則天子禘用六代樂鄭康成以爲祫大禘小天子祫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樂魯有禘樂謂有周之禘祭之樂非左氏義也劉炫云禘是大祭賓得與同者享賓用樂禮傳無

文但賓禮既輕必異於禘嘗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既久
遂以爲常
徵曰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
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
示以安賓客鄭注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蕭按經云
大合樂者此成均習樂之事猶大胥職春舍菜合舞秋頒
樂合聲非臨事而合也故下文曰乃分樂而敘之以祭以
享以祀注分謂各用一代之樂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
以享先祖無兼用六代者六代之樂非一日所能畢莊二
十年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
闕西辟樂備一爲樂禍一爲效尤非禮正也明堂位云季

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祭統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夏文舞武武舞未聞禘用四代也仲尼燕居說大饗之禮云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又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賓樂與祭樂同故曰賓祭用之劉炫云賓異於禘皆不考於禮以意說之耳

左傳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注要契之辭正義曰周禮鄉士職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注要之爲其要辭如今劾矣彼謂官人略其罪狀爲其要約之辭此亦辭之要約使其各爲要約言語兩相辨

答

徵曰天官小宰聽稱責以傅別聽取予以書契聽賣買以質劑鄭注傅別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書契謂出予入受之凡要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春秋傳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傅別質劑皆今之劵書也事異而異其名耳如鄭說則傅別書契質劑六者異名而同實文六年傳由質要注劵契也是契卽要大司寇以兩劑禁民獄注劑今劵書也使訟者各齎劵書是劑卽契訟者各舉要辭與賣買者兩書一札其義同皆所以驗其合使王叔氏舉其要辭與伯輿合同故曰合要王叔氏以無左證故不能合契卽要也列子說符篇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得矣是刻其邊以爲數釋名契刻也刻識其數也刻識其數使兩相合同與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别之一用書一用齒其用亦同

十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左傳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注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

學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正義曰魯頌閟宮頌僖
公能復周公之宇曰公徒三萬鄭箋云大國三軍三萬七
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則僖公復古制亦三萬矣
蓋自文公以來霸主之令軍多則貢事多自減爲二軍耳
非是魯衆不滿三軍也若然昭五年舍中軍書之于經往
前若減一軍亦應書之而軍不書者作三軍與舍三軍皆
是變故改常卑弱公室故史特書之若國家自量强弱其
軍或減或益國史不須書也蘇氏亦云僖公之時實有三
萬因文以後舍其一軍周禮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
人是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大國
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季武

子今爲三軍則異于是以魯屬公之民皆分爲三是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啻一萬二千五百家也何則魯國合竟之民屬公者豈惟有三萬七千五百家乎由此言之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名同而實異公羊曰三軍者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襄公委任强臣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言軍者本以軍數置之穀梁曰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注周禮司馬法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然則此

言天子六師凡萬有五千人大國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五年經曰舍中軍傳曰貴復正也然則魯有二軍今云作三軍增置中軍耳魯爲次國于此爲明

昭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左氏曰舍中軍卑宮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注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氏爲軍名公羊曰舍中軍者復古也然則曷爲不言三五亦有中三亦有中注作時益中軍不可言中軍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中也今此

據上作三軍不言中則益三之中舍三之中皆可知也穀梁曰貴復正也

徵曰魯軍制說不同閟宮正義曰如此箋僖公當時實有三軍矣答臨碩問魯須言公徒三萬是二〔據校勘記注疏本作三字誤〕軍之大數又以此爲二〔據校勘記〕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備三軍之數此敘復周公之宇故此箋以三萬爲三軍言其復古制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實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以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爲二則舍亦當書春秋之例以軍賦非重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便〔據校勘記注疏本作使誤〕知當時無三

軍也與此正義若出兩人當從詩正義爲是范注以魯爲次國二軍說亦同惟於春秋書作書舍之旨未明江先生羣經補義說曰春秋之時兵農已分管仲參國伍鄙之法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賈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高子各帥五鄉是齊之三軍悉近國都之十五鄉而野鄙之農不與桓公問伍鄙之法管仲曰相地而差征則民不移征不旅舊則民不偷謂隨地之美惡而差其征稅則民安土著不移徙農恆爲農不以其譽爲農者隸於師旅則民無貳志不偷惰豈非兵農已分乎十五鄉三萬家必有所受田而相地衰征法但施於伍鄙則鄉里但有兵賦無田稅此外更無養兵之費他國兵賦亦可考而知晉之

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既舍二
軍旋作六軍後以新軍無帥復從三軍意其爲兵者必有
素定之兵籍素隸之軍帥軍之漸而增也固以地廣人多
其增而復損也當是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兵盡出於農
則農民固在何必隨時改易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
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歸公而取
其子弟之半叔孫氏盡取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
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
之公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
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謂民之爲兵者盡屬三家
聽其貢獻於公也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是歸之於君

故哀公云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能使通國之農民田稅皆屬之已哉魯君無民非無民也無爲兵之民耳以此觀之兵農豈不有辨乎三家之采邑固各有兵而三軍之士卒車乘皆近國都故陽虎於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可知兵常近國都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夫子答問政曰足兵使兵農不分何能別使之足至不得已又何必議去哉大韶謹桉江說發人所未發家出一人爲兵六鄉七萬五千家故六軍七萬五千人以下准數可知兵出於鄉故小司徒但有出軍法無田制遂人但有田制無出軍法似周制本兵自爲兵農自爲農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四職雖缺法猶具於管子小匡篇曰參其

國而伍其鄙參國故爲三軍其法五人爲伍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卒爲鄉故二千人爲旅五鄉爲師故萬人爲軍伍鄙其法五家爲軌六軌爲邑十邑爲率十率爲鄉三鄉爲屬五屬五大夫參國則士鄉十五但有軍賦無田賦與周官之法合特以萬人爲軍此則卒旅之數小異耳然則魯之作三軍也籍民爲兵其舍也即還兵於農三子各毀其乘乘即卒乘謂舊隸軍籍者也魯舊二軍四卿並將見成二年傳作三軍則季氏將中軍孟叔各將其一故昭傳曰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舍中軍則分爲左右季氏將左孟叔共將其右哀十一年傳云武叔退而蒐乘孟孺子帥右師冉有帥左師

是也校傳云武叔退而蒐乘孟孺子帥右師又曰五日右師從之但言右師左師則武叔所蒐者蒐右師之衆也昭十年傳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此時中軍已舍何以三卿並將蓋孟叔並將一軍也叔孫婼居守故使叔弓杜謂叔孫自以叔孫氏爲軍非也其作三軍也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人者無征不入者倍征乘之人謂隸於軍籍者父兄子弟即指乘之人故清之戰季氏之甲七千老弱守宮老弱即父兄子弟中別其老者幼者其舍中軍也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貢與小司徒所云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伍兩卒旅師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而令貢賦同謂軍賦也三子盡征其兵而時貢於公則公室無兵矣若幷其農民而征之則公無一民尺土哀公何以云二吾猶不足乎以此知民賦軍賦各不同而

春秋書作舍之旨明若泥於司馬法甸出七十五人則魯地不加闢何以能增一軍魯地不加削何以復損一軍若蕢槷爲甸見地官稍人注郊特牲注春秋時井田之法未壞豈得云各毀其何乎穀梁以爲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何注隱五年公羊傳曰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案大司馬云王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襄十四年左傳亦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釐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桓叔以曲沃兼晉王始命以一軍列爲諸侯是小國一軍之證未聞諸侯皆一軍也至范注云天子六師萬有五千人案白虎通三軍篇引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其下云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

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鄭棫樸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者殷末之制周禮五師爲軍軍萬有二千五百人校師與軍通名趙商問此箋云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出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未達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箸其大數乃言軍耳又答臨碩問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然則六師即六軍穀梁言天子六師與大司馬云王國六軍同班誤以二千五百人之師當六師范亦承班之誤耳又校白虎通引春秋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是穀梁說本與周官合故昭傳曰貴復

正也復正者復次國二軍之正也若作諸侯一軍則魯舍
中軍尚有左右二軍何云復正疑今本脫上國三軍次國
二軍下國十字乃爲諸侯一軍耳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左傳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
及其鎛磬注肆列也縣鐘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
徵曰說肆者多異義春官小胥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
注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
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大夫也諸侯之大夫半
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
已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歌鐘二肆疏引服注昭二十年
傳注云七律爲七器音黃鐘爲宮林鐘爲徵大族爲商南

呂爲角姑洗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鐘律計自倍半一縣十九鐘鐘七律十二縣二百八十一鐘爲八十四調此一歲之閏數此服以音定之以一縣十九鐘十二鐘當一月十二月十二辰辰加七律之鐘則十九鐘一月有七律當一月之小餘十二月八十四小餘故云一歲之閏數案大射儀不見有十二縣服氏非鄭義也陳暘樂書曰鄭以十六枚在一虡爲一堵杜以縣鐘十六爲一肆後世四清之聲起焉是附會漢得石磬十六悉就而爲此說也陳祥道禮書曰凡縣鐘磬不過十二而旋宮備後世增之以至十四十六十九二十一二十四唐兼用之以二十四爲大調而其下至於七枚此皆惑於清倍法使然也大韶

謹按七律之說具於周語服以一月有七律當月之小餘其說不可攷以還宮之法攷之鄭說爲允典同職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律十二而編鐘編磬必用十六者大師職云以六律六同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黃鐘宮大族商姑洗角林鐘徵南呂羽此五音順序相生之法也若五音六律還相爲宮則十二律各自爲宮各爲其宮則假於其律宮聲之最濁者遞減而清宮君也商臣也商不可過於宮於是有四清之法朱子曰如以應鐘爲宮大呂爲之商聲高於宮爲臣凌於君不可用乃用大呂律減半爲清聲以應之雖減半衹是此律故亦相應唐祖孝孫說八十四調

季通云祗有六十調不以變宮變徵爲調其說有理通典曰鳧氏爲鐘以律計自倍半半者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其正管長者爲均之時則自用正聲爲正音正管短者爲均之時則通用子聲爲五音皆三分損益還以宮商角徵羽之聲爲調玉海曰半律通典爲之子聲後人失之但存黃鐘大呂大族夾鐘四律有四清聲即半聲也宋書樂志曰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宮使商角不凌犯宮聲故用四清皆半律是十二律正律也四清即半律四清之法自古有之十二律配四半律故鐘磬之編縣者十六此鄭十六枚在一虡之說也然則鐘磬各一堵乃爲肆傳以鐘爲肆者杸下句云及其鎛磬劉炫云鎛磬亦二肆肆之

爲名實由鐘磬相對但傳於磬下不復言其數若磬無二肆則半賜魏絳無磬安得有金石校劉謂磬亦二肆是也謂鎛亦二肆非也鎛之大小無定說鄭云鎛如鐘而大韋云小鐘也而鎛師掌金奏之鼓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編鐘掌於磬師不掌於鎛師傳意謂歌鐘歌磬各二肆及其鎛傳文以上句但言鐘故以磬連鎛耳周官言半爲堵全爲肆者校大射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然則東西二階各以次南陳東方笙磬十六枚一虡其南笙鐘十六枚一虡其南鑮一虡是爲堵半之言判也故曰半爲堵西方頌磬十六枚一虡頌鐘十六枚一虡其南鑮一虡合西

階之鐘磬縣爲肆故曰全爲肆歌鐘歌磬備應云一肆而云二肆者周官分言之以鐘磬十六枚爲堵以三十二枚爲肆傳總言之故云二肆其實歌鐘二肆則鐘三十二枚也若二肆亦三十二傳亦周官無二義鄭以半解爲半於天子之卿大夫士士有磬而已按鄉飲云磬階間縮霤但言磬似士有磬無鐘而下云賓出奏陔陔夏爲九夏之一九夏掌於鐘師是士亦有鐘半爲堵全爲肆特詳鐘磬在虡之制故云凡凡者統天子至卿大夫士言與上文論樂縣之位別

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左傳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注行之所在亦設

朝位

徵曰冢宰曰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

地官師氏云聽治亦如之鄭注聽治謂舉於野外以聽治

又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內列蕃營之在內者夏官量

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凡治事之處

皆曰朝故後世稱郡朝縣朝

己未衛侯（公羊作衛侯衎左穀無衎字）出奔齊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

惠子食注敕戒二子欲共宴食正義曰君之於臣有禮食

宴食公食大夫食聘賓之禮也其食己之大夫亦當放之

曲禮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鄭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

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也如鄭此言大夫與客禮食尙放公食大夫禮明國君與臣禮食亦當放之

徵曰禮經有戒有宿有請士冠主人戒賓鄭注戒警也告也又宿賓注宿進也鄉飲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又主人速賓注速召也鄉射同皆先戒而後宿燕禮小臣戒與者大射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公食大夫使大夫戒皆有戒無宿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是有請無戒鄉飲於戒賓後云乃請賓是戒後卽請燕禮輕故有請無戒昭元年傳鄭伯使子皮戒趙孟遂戒穆叔是

饗食有戒此食當是禮食故傳云戒若燕食則士相見云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
食此燕食之禮也無所用戒杜說失之
左傳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
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
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注
遒人宣令之官彼云其或不共邦有常刑是號令羣臣百
工使之諫也杜必以爲行人之官者以云徇於道路故云
行人采訪歌謠與孔不異
劉歆與楊雄求方言書曰三代周秦輶車使者遒人
使者以歲八月求代語僮謠歌戲說文丌部曰辺古之遒

人以木鐸記詩言是古說相傳以遒人爲行人之官遒人采詩官師相規工執藝以諫三句事同一例采取歌謠以爲諷諫故總言之曰諫失常也自僞孔誤解爲宣令之官正義云號令羣臣百工使之諫而古禮亡漢書食貨志曰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目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宣十五年公羊傳何注曰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

堂而知四方亦與遒人事相合

注官師大夫謹案十五年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正義引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尙是也祭法官師一廟鄭注官師中士下士春秋之例下士書人故杜與鄭稍別要知士中下皆士非大夫傳以官師與百工並列則謂在官之士耳官師相規與士傳言義同工執蓺事以諫與百工獻蓺義同此引夏書以明古義故下句曰諫失常也諫失常三字總史爲書以下數語言若解爲官師自相規正則語氣不相接矣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左傳范宣子假羽旄注疏本作毛誤字於齊而弗歸齊人始

貳注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旄

注疏毛誤本宣子聞而借觀之

徵曰春官司常職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釋天云注旄首曰

旌周官言羽不言旄爾雅言旄不言羽合言之義乃備司

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

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凡七旗皆畫其象而別

其物名全羽析羽則以羽爲別有羽必有旄故李巡注爾

雅云以旄牛尾箸旄首也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旄上上亦

有旒縿是也干旄詩首章言旄次章言旟三章言旌互文

彼正義曰言旄則有旒縿言旟則亦有旄干旄干旌一也

皆謂旟也然則自日月爲常以下七旗其竿首皆用羽旄

羽五采羽也天官序官夏采鄭注曰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其職注云緌以旄牛尾爲之綴於橦上所謂注旄於竿首也染羽之法攷工記鍾氏云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漳而漬之是也以其但設緣旒則有常旗等七名建羽旄於七旗之上則謂之旌故釋名云旌精也有精先也說文云旌所以精進士卒也注旌於竿首謂之旌故旗通謂之旌成十六年傳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又曰衛懿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納旌於弢中鄉射記注旌總名也是也曲禮武車綏旌德車結旌何允云垂放旌旗之旒以見其美是旒亦通謂之旌昭二十年傳

旌旃以招大夫孟子則云大夫以旌是旃亦名旌昭七年傳爲王旌以田正義曰竿首有羽羽爲旌名遂以旌爲旗稱是也凡旗皆注旄於竿首故旗通謂之旌禹貢正義曰說文犛西南夷長毛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王秉白旄詩云建旐設旄皆謂此牛之尾也以其可爲旌旗之飾故字從於周官言羽爾雅言旄傳言羽旄義同杜不讀古但引析羽爲旌一語誤以旌爲天子之制乃云齊私有之於禮疏矣

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公羊曰劉夏者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諸侯入爲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氏稱子所謂采者不得有其

土地采取其租稅耳禮記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稱子參見正義　定四年劉卷卒夏葬劉文公公羊曰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注舉采者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劉[illegible]以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地

徵曰白虎通云諸侯入爲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否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入輔得兩食之此何所本但劉卷實非畿外諸侯入爲王卿士者也丘中有麻詩曰彼留子嗟又曰彼留子國毛傳云留大夫氏子國子嗟父留與劉同陳氏長

跋毛詩稽古編冃皆東周畿內邑緱氏縣有劉聚者是其後爲王季子采地是爲劉康公案陳說本漢書地理志志曰河南緱氏縣劉聚周大夫劉子邑春秋書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宣十年左傳曰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注康公子襄十四年賂劉獻公注定公子昭十二年劉獻公之庶子伯蚠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昭二十二年又劉子如劉注歸其采邑王城人劉人戰於施谷王城人焚劉二十六年定四年左傳注劉卷即劉蚠也校王季子者頃王子匡王弟故公羊曰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鄭注冢宰曰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若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然則王季子食采於劉以邑氏也故曰劉康公其後

子孫繼爲卿士非外諸侯甚明王制曰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故春秋於召陵之會書劉子於其葬曰劉文公卒俱書名不爵此禮之正也何說無據又案天子三公書爵上士中士書名左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鄭祭法注官師中士下士也此劉夏爲士或當

劉康公族

十七年左傳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

注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禮故孫辭以略答家老

徵曰此於禮無徵惟雜記曰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

喪服如士服鄭注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也已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今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云云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正義曰案聖證論云喪服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且大國之卿與天子上士俱三命平仲言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春秋之時尊者尙輕簡喪服禮制遂壞羣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麤衰枕草於當時爲重是以言惟卿爲大夫孫辭以避害也馬昭難王肅曰雜記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是大夫與士喪服不同肅云無等

是背經說也張融評云士與大夫異者皆是亂世尚輕涼非王者之達禮鄭言謙者無異於遠害謹案喪服大功章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爲士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此大夫之別於士者也三年章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首曰父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無貴賤一也聖證論之言篤矣檀弓記曰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注衣當爲齊壞字也衰而繆絰叔孫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絰蓋喪服之制至春秋而壞記人遂以是爲古制晏子之對亦爲其室老言耳

十九年左傳諸子仲子戎子注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

徵曰管子戒篇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曰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尹知章注中婦諸子內官之號案諸子不見於禮未知爲諸侯之內官與抑齊之內官與杜說失之

左傳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何氏膏肓曰天子之車稱大路諸侯稱路車大夫稱車今鄭子蟜諸侯之大夫耳當與天子之士同賜其車而名之曰大路非正也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言不順於義左氏爲短杜釋例曰周官王之

五路及卿大夫士服車各有名又有貳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謂此上五路之貳散當以出賜故言其用無常傳通解玉路金路爲大路及賜魯穆叔鄭子蟜當是革路若木路所以封四衛及藩國之君也亦曰大路者據受王之殊賜皆舉其總名或云先或云次各自以就爲差正義曰杜以就數爲差者三命之卿就數三再命之卿就數二故鄭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子產次路再命之服是也若其不然王賜叔孫穆子其車若是夏篆夏縵卽與常車無異何故生弗敢乘及死乃請以葬也

徵曰巾車五路玉金象革木不名大惟顧命有大路綴路先路次路鄭注先路玉路次路象路巾車說樊纓就數玉

路十二金路九象路七革路五木路無文而郊特牲記則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傳禮不同據晉賜晉三帥先路三命之服鄭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子產辭邑而不辭次路者玉藻記云君賜車馬乘以拜句賜衣服服以拜句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其弗敢乘服者謂此殊等之賜也故二十四年傳王賜穆子大路而昭四年傳杜洩將以路葬南遺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杜洩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諸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若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是穆叔但受賜未嘗乘路特用以葬與葬子蟜同故左氏以爲禮杜以就數

爲差則金路九就象路七就與卿三命大夫再命不相當士喪薦馬纓三就喪禮攝盛則大夫當三就耳至何謂諸侯稱路車大夫稱車校路猶車耳釋詁路大也凡路寢路門可訓爲大寢大門車不得稱大車訓車爲大則單言路者爲不辭矣覲禮路先設又曰路下四注路謂車也宋薇曰彼路斯何君子之車卿車固稱路矣惟成二年傳仲叔于奚請繁纓以朝傳引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繁纓爲馬飾但當別就數之差而以請繁纓爲僭是不可解耳

二十一年秋欒盈出奔楚左傳使司徒禁掠欒氏者使候出諸轘轅注候送迎賓客之官也

徵曰夏官候人云及歸送之於竟鄭注引此傳以證是送之事也周語候不在疆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候人爲導是迎之事也

二十二年左傳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吾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敖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注御叔御邑大夫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爲罰正義曰司勳職凡頒賞地三之一食鄭云賞地之悅三分計稅王食其一二全入於臣此采邑貢王之數也然則諸侯之臣受其采邑者亦當三分之一而歸於公故云古者家有國邑重倍其賦當以三分而二入公也

徵曰司勳云三之一食猶云食三之一耳與大司馬云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同皆指其所自食者而言特職首云掌六鄉掌地之法以等其功是臣有功乃賞之如鄭賜子展八邑子產六邑此賞地非采地也古者賦祿以田故晉語云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韋注五百人為旅為田五百頃百人為卒為田百頃昭元年傳作百人之餼注百人一卒也其祿足百人正義曰祿足百人謂取稅以共食足為百人之餼與韋異嘗以杜說為長叔向謂韓宣子曰欒武子無一卒之田謂其祿不足以餼百人也晉語又云絳之富商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買人無田故無祿據司勳則賞田食

三分之一采地所食書傳無文據晉語則卿棌一旅大夫棌一卒采邑雖大其餘盡歸於公此倍其賦謂御叔之采地御叔氏族無考當氏於采曰御過謂往過之因兩而往過御叔之家也若爲經過之過當云過御不得連言叔御叔當爲魯大夫偶在其私邑故曰在其邑若爲御邑大夫則御爲公邑自有定賦不得因邑大夫而倍征之也

二十二年左傳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牛殷以少牢注三年殷祭以羊豕殷盛也正義曰諸侯之大夫止用少牢而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鄭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之祭有用大牢時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

皆大牢據此二文大夫得用大牢者禮器據天子大夫故也雜記據喪祭故進用等士喪禮遣奠用少牢是也大夫無禘而云殷三年祭者禮記言大夫有善於君祫及五世是大夫有功或得禘祫也

徵曰楚語云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與禮合三年盛祭不見禮經據昭元年傳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注孟子餘趙衰趙孟之曾祖大夫三廟祭禰祖曾會合也鄭祫王制說祭天子三時皆祫諸侯祫嘗烝依此推之大夫得祫烝故曰會孟子餘曰烝于溫烝祭必祫故何注桓八年公羊傳曰烝衆也冬萬物必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曰烝然則少

牢饋食三時之常祭也殷合祭也大夫常祭用少牢合祭用大牢黑肱減之故曰薦祭矣

二十三年三月乙巳杞伯匄卒左傳杞文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注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

徵曰雜記曰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傳言鄰國者服注曰鄰國之喪尙爲之闕況晉與杞爲甥舅之國乎是也

左傳齊侯伐衞啟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注左翼曰啟右翼曰胠大殿後車正義曰左翼右翼賈逵以

爲此言或嘗有成文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大前驅啟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音相似故服言古人有名軍爲啟者

徵曰六月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韓詩辥君章句曰元戎大戎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陳之車所以冒敵先啟敵家之行伍也馬融論語注曰前曰啟後曰殿是在前者名啟也昭二十九年傳衞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釋畜云前右足白啟鄭詩曰兩服上襄故名其馬曰啟亦此義也胠兩掖旁也司馬彪注莊子胠篋篇云從旁開曰胠旁卽左右人左右掖謂之胠故軍左右翼亦謂之胠逸書武順篇一卒居前曰開一

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閧卽啟也閭與胠聲近左右
卒曰閭卽左右卒曰胠敦與殿聲轉地官鄉師巡其前後
之屯鄭大夫讀屯爲課殿杜子春讀屯爲在後曰殿殿之
通作敦猶殿之通作屯通作晨服以大晨爲大殿是也其
曰大前驅啟乘車者卽詩云以先啟行謂前驅之車所以
啟乘車也前驅謂之啟左右翼謂之胠賈以啟爲左翼非
也據遜書是古軍陳有此名特古用卒齊用車耳
二十三年左傳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
重席新尊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
徵曰此傳於禮無可徵飲酒之禮有獻有酢有酬有旅酬
鄉飲曰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

降席立於賓東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東南面授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於主人之西賓揖復席此賓酬主人也又曰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於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儀主人揖復席此主人酬介也又曰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於序端東面受酬者自介右眾受酬者自左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儀辯卒受者以觶降坐奠於篚此介酬眾賓眾賓又以少長為次序相酬也鄉射儀節同但有主人賓介眾賓不見主人之子弟鄉射有賓黨主黨之弟子經但云執觶者皆與旅不及弟子惟特牲於嗣子舉觶後兄弟弟子於阼

階前北面舉觶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此宗廟之禮非燕飲之禮此云及旅而召公鉏未曉一禮立一人爲賓備獻酢酬之節乃獻介及衆賓畢卽席工於西階上獻畢而召主人之子未曉一設席之法賓牖前南面衆賓之席繼而西亦南面介西階上東面主人阼階上西面未有北面者惟燕禮云若有諸公席于阼階西北面此爲近於君故以北面屈之賓爲苟敬席亦如之又曰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卿辭重席司宮徹之鄉飲惟公三重大夫再重此云北面重席未曉一且云旣獻則獻禮已畢獻畢而復新尊絜之將使悼子爲獻主乎抑臧孫復酢悼子乎昭四年傳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享大夫以落之此因孟丙新從

齊至因飲大夫酒以接見之二年傳晉韓宣子聘於齊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見子尾子尾見彊禮同此云臧孫命北面重席召悼子降逆之則是臧紇召之也一家父子並立賔主之閒是有二主矣未曉一禮未旅以前皆立行禮此云大夫皆起則獻畢未旅大夫皆坐未曉一

二十五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左傳晉侯濟自泮會於夷儀伐齊齊人以莊公說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注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正義引董遇云五吏謂一正有五吏爲三十帥

之長

徵曰王氏伯申曰晉之五吏具在傳中成二年傳公賜晉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益一司馬二司空三輿帥四候正五亞旅此晉吏之舊制也自悼公立軍尉而五吏之名遂先軍尉而省亞旅成十八年傳說悼公命官曰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晉語亦曰祁奚爲元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元司馬張老爲元候鐸遏寇爲輿尉籍偃爲輿司馬元尉即軍尉也元候候奄即候正也上軍尉輿尉即輿帥也故十九年傳公享六卿於蒲圃賜之三命之

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蓋自悼公以
後有軍尉而無亞旅此晉五吏之新制也此傳爲賂平公
則所謂五吏者當爲悼公所定一軍尉二司馬三司空四
輿尉五候奄矣毋誓曰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爲官凡
五晉之五吏其遺制也淮南兵略篇曰夫論除謹動靜時
吏卒辨兵甲治此下當有此司馬之官也一句正行伍連什伯明旗鼓此
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
官也隧路亟行輜治賦丈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
也收臧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凡此
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五官即五吏矣三
十帥者師帥也統於六正者也大司馬曰凡制軍萬有二

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
大夫依小司徒五師爲軍一軍之中師帥凡五六軍則師
帥三十大國三軍師帥凡十五也晉爲大國師帥當十五
而有三十帥者古者天子一圻而有六軍今晉地數圻計
井出賦自當有六軍之數非三十帥不足以統之晉自文
公作三軍其後雖分合不常而車徒之數則一名爲三軍
其實六軍故有三十帥也又曰經傳凡言師旅者有二義
一爲士卒之名見小司徒一爲羣有司之名宰夫掌百官
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
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
是也十年傳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十四年傳今官之師旅

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皆謂羣有司也其小大之差則旅卑於師師又卑於正故八職師旅在正之下二十五年傳百官之正長司旅先正長而後師旅也杜誤以爲帥師旅者乃注云小將帥夫帥師旅者豈得遂謂之師旅乎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左傳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注擁抱社主示服

徵曰陳氏禮書曰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鄭注社之主葢用石爲之唐神龍中議立社主韋叔夏等引呂氏春秋及鄭注議以爲社主用石又後魏天平中大社石主遷於社是社主用石矣又檢舊社主長二尺五寸方一尺七寸在

禮無文案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方五丈諸侯半之蓋以五是土數故壇方五丈其社主準五數長五尺準陰之二數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蓋石地類也先儒謂社主石爲之其長不過尺五寸其短以寸計之而議者謂宜長五尺方二尺埋其半於土中此肊說也古者天子諸侯有載社之禮而陳侯擁社以見鄭子展果埋其半則不可迎而載果長五尺方二尺則不可取而擁大韶謹案古文論語問社於宰我今論作問主何劭公杜元凱並用之文二年作僖公主正義曰古論語及孔鄭等皆以爲社主社主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祭

法正義引五經異義曰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謂社主也案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田主即社主賈疏以田主爲神農似非然則山主之木各以其地之所宜宜松者松主宜柏者柏主宜栗者栗主古社主不用石後世以社壇而不屋必受霜露風雨乃改用石非古也

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注陳亂故正其衆官修其所職以妥定之乃還也劉炫云子展子產各使己之衆官備其所職以安定之服注曰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於子產

徵曰劉說是也天官司書曰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鄭司

農注小宰曰版戸籍圖地圖也戸籍即後世戸口冊故秋官司民掌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內則男子生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論語式負版者則諸侯之制與天子同土地人民皆有版圖致還也上文云陳侯擁社以示失守社稷故使司空致其地衆男女別而纍以示降服故使司徒致其民掌節節有五此言司馬致節當爲軍節服以侯國三卿即司徒司馬司空故云皆是陳人案軍行有銳司徒壁司徒見成二年傳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淮南兵略訓五官有司空官即軍司空也則此三官爲鄭之

官致者子展使三官致之祝祓社者亦子展祓除不祥也
正義駮服云子產數俘獲尙不取何當取其民地使陳致
之既致乃還則是滅矣何云入陳駮之當矣
左傳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
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
陳以備三恪注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比二
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
徵曰異義曰古春秋左傳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
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謹案治魯詩丞相韋元
成治易施讎說王者所封三者而已不與左氏說同鄭駮
曰二王之後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

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
別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說文曰愙敬也春秋傳以陳備
三愙大韶謹案恪與愙同漢帝堯碑若不虔恪營陵碑敬恪恭儉僖十四年
傳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昭二十五年傳宋樂大心曰我
於周爲客愙從客聲愙與客同魏孔子碑追存三恪之禮恪與愙同則以陳
備杞宋爲三恪義自可通鄭商頌譜曰王者之後時王所
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是鄭亦
以宋爲客也駁異義必別二王後於三恪者郊特牲記云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故鄭以三恪
爲薊祝陳案樂記云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
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

杞投殷之後於宋是周所尊在黃帝堯舜之後殷後則別之曰投示不得與先代比與郊特牲記義異要之傳云以備與不過二代之義實不相背也

二十六年左傳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注八邑三十二井

徵曰杜解邑不同下傳云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注取田六十井以一井爲邑二十七年傳公與免餘邑六十注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以一乘爲邑又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二十八年傳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與北郭佐邑六十昭五年傳

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皆無注謹桉傳但稱邑者皆是大名計其數者則以里計哀十五年傳因以衞邑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三百注二十五家爲社籍書而致之史記孔子世家書社七百里索隱曰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秦策賜之二社之地鮑彪注邑皆有社小司徒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是二十五家爲里也里與邑同故釋言云里邑也李巡云里居之邑也是一里爲一邑也邑必書其人名於籍故左師之賞以示子罕削而投之削削其版籍也先者致物於人以輕者先之曲禮記云獻田宅者操書致是也

左傳晉韓宣子聘於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

於宰旅正義曰周之卿三命天子上士亦三命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周禮大宰之屬官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是宰旅爲冡宰之下士也小行人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鄭云貢謂六服所貢功謂考績之功是諸侯大夫歸時事之義也

左傳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注稅即繐也喪服繐衰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爲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服注曰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爲稅服服之輕者正義駁曰禮記過而追服實名爲稅以聞凶之日爲服喪之始衰麻不異何云服之輕者公若依彼稅服法其兄弟之服還是齊衰期耳

何得云如天子諸侯絕旁朞公於子鮮不應爲之服獻公痛愍子鮮特爲服此服也獻公尋薨至死未釋此服故云終身

徵曰近爲左氏學者僉是服而非杜案鄭注檀弓小功不稅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鄭服同時故其說同今校服問曰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鄭云稅變易也正義曰大功以上麻絰有本者得稅變前喪緦小功麻絰無本不合稅前喪也是稅者以後喪變前喪之名（別詳禮記釋稅）聞喪追服小戴本無其說況所云日月已過者謂相去隔絕不獲聞喪子鮮託於木門（注晉邑）何至久不聞喪而煩追服稅緦聲相近喪服緦衰

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傳曰繐衰者小功之繐也諸侯之
大夫爲天子傳曰何以繐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
天子記曰繐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繐衰無受故曰喪之
終身杜讀稅爲繐非凡說也獻公卒在二十九年子鮮之
卒傳不言在何時傳葢終而言之繐衰既葬而除公痛愍
子鮮之不反服以繐衰而不除故曰如稅服終身杜義不

謬

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左傳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
舍涖事麻嬰爲尸慶奊爲上獻注上獻先獻者正義曰祭
主人先獻下文云公懼而歸則於是公親在矣又此祭慶
舍涖事公與舍不爲上獻而慶奊爲上獻者慶舍使爲之

不可以禮責也

徹曰特牲于尸卒食後曰主人洗角升酌酳尸尸拜受賓長以肝從又曰主婦洗爵於房酌亞獻尸尸拜受長兄弟以燔從又曰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少牢儀節同是獻尸之禮主人先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禮未有主人與祭而使人攝行獻者天子諸侯之祭禮無文以明據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天子諸侯之獻卿大夫士及羣有司與大夫士之獻賓長衆賓衆兄弟內兄弟及私臣義同然則爲上獻者正獻畢後之弟一獻以慶𡋯爲卿非慶𡋯得爲初獻也且大夫士無堂事但有酳尸之三獻諸侯有朝踐

饋食之四獻合室中三獻爲七初獻當指朝踐之弟一獻若慶㝢言之則公反爲饋食之弟三獻且何以處朝踐時夫人之亞獻乎此必無之禮注及疏皆漫爲之說耳又案冢宰云大祭祀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大宗伯云享大鬼宿眂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所謂涖事也昭十五年傳將禘於武宮宰戒百官梓愼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其在涖事乎三月癸酉禘叔弓涖事涖臨也謂臨視與祭諸有司之職事也亦不得慶舍使㝢爲上獻傳紀此者起下殺慶繩麻嬰耳無別意

又案鄭注祭統曰尸飲五謂酳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正義曰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酳尸之一獻爲尸飲

五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校特牲於三獻後主人始獻賓長如正義說通朝踐饋食之四獻爲尸飲五是君酳尸惟一獻卽獻卿禮未有正獻未畢而獻助祭者疑非是司尊彝賈疏引祭統此文曰彼指侯伯禮宗廟七獻二祼爲奠不飲朝踐已後有尸飲五獻卿卽則同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祼爲奠不飲是尸飲七可以獻諸臣若然子男五獻者二祼爲奠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卿大夫士無二祼直有酳尸三獻獻祝是也案天子諸侯之祭禮雖亡以散見於戴記者求之堂上四獻室中三獻正獻凡七自君牽牲以入後禮器曰君親制祭夫人薦盎祭統曰君執鸞刀

羞齊夫人薦豆籩人朝事之籩醢人朝事之豆於此薦之是爲朝踐之二獻畢乃合亨禮器曰奠定詔於堂乃行饋孰之禮饋食之籩饋食之豆於此薦之是爲饋食之二獻葢朝踐腥祭也饋食爓祭也畢尸乃入室尸卒食酳尸君與夫人各一獻諸臣酳尸一獻凡七獻此其節也大夫士無堂事故止室中三獻諸侯有七獻者朝踐饋食時君與夫人各二獻凡祭必夫婦親之禮器云廟堂之上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是也五等之君既有堂事之四獻不得謂子男僅五獻也儀節不能明未審鄭意何如竊案祭統所云非指正獻祭之獻卿大夫士猶燕之獻卿大夫士燕義曰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

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益君專大惠尸徧神惠故飲畢必獻飲五飲七飲九者加爵也非酳尸也據特牲賓三獻爵止注尸止爵者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又曰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眾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注止爵者欲神惠之均於在庭又旅酬賓酬長兄弟後爲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益尸體神意欲均其惠於助祭之人故三獻爵止主人乃獻長賓獻眾賓而自酢復酬賓賓奠於薦左乃獻兄弟於阼階獻內賓於房中獻私人於阼階上無非欲神惠之徧也天子諸侯備官以祭凡同異姓皆在列尸飲五者於卒食三獻之後同異姓之卿各爲加爵以飲尸是爲飲五君乃洗玉爵以獻卿畢同異姓之

大夫各爲加爵以飲尸是爲飲七君乃洗瑤爵以獻大夫畢同異姓之士各爲加爵以飲尸是爲飲九君乃以散爵獻士記所以云飲五飲七飲九不云五獻七獻九獻也然則天子諸侯之正獻止有七諸臣之加爵在正獻後不得以加爵充爲九獻

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

徵曰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曰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醢上豆之閒祭此祭正羞也贊者東面坐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此祭黍稷也三牲之胏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坐祭此祭俎也祭飲酒于上豆之閒此祭酒也賓祭加饌贊者北面坐取庶

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注庶羞輕也汎祭謂不依次序汎舉以祭也杜云遠散所祭不據禮以解疏矣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傳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徵曰雜記曰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内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又曰諸侯相襚以後路冕

服先路與褎衣不以襚此諸侯使人相襚之禮春官喪祝職王弔則與巫前男巫職王弔則與祝前喪服大記曰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卽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此既殯而君臨之禮檀弓釋之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據喪大記諸侯相襚之服凡五故穆叔以朝而布幣言之義見正義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衞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左傳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注相禮侍威儀也

徵曰聘禮賓請有事於大夫公禮辭許至歸禮之明日賓朝服問卿卿受於祖廟下大夫擯是古者相見必有擯相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左傳公享之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

徵曰凡射皆三次射皆三耦大射儀司射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大夫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遂比三耦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三耦卒射此初射也司射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

則以耦告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於大夫曰某御於子三耦卒射賓降取弓矢于堂西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公將射賓先待于物北公卒射公還而后賓降諸公卿升射卒射衆皆繼射此再射也勝者飲不勝者畢司射請以樂于公公許樂正奏貍首以射此三射也初射惟三耦射獲而不釋獲故無釋獲及飲不勝者之儀再射及三射皆三耦先射而後公與賓及諸公卿大夫射賓御於公則賓與公也云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大夫不成耦數以士爲大夫耦與鄉射云大夫雖衆皆與士爲耦

例同鄉射之三耦弟子也大射之三耦士也故曰命衆耦如命三耦之辭傳云公臣不足謂士耦不足也又案燕禮於樂正告正歌備後云射人自阼階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於說屨升坐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案大射自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皆少進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爲賓以下儀節盡與燕禮同燕義曰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燕射與鄉射儀節同故云如鄉射之禮是諸侯之燕禮卽燕射禮也大射於郊故記曰公入鶩鄭云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燕在寢禮云膳宰具官饌於寢東則燕射在路寢庭傳云公享之展莊叔執幣此酬

幣也既饗徹俎乃燕故行燕射之禮知古者立行禮謂之饗說屨升席坐謂之燕饗禮即具於飲射燕大射諸篇燕射即具於鄉射與燕禮篇中禮經無饗禮者非篇佚也

吳子使札來聘左傳請觀於周樂

徵曰聘禮記曰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訝帥之自下門入鄭注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據禮是聘有觀法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亦其禮

見舞象箾南籥者注象箾舞所執案當云箾舞者所執乃明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釋文箾音朔正義曰賈云箾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云箾者舞所執詩頌碩人之善舞云左手執籥左手秉翟籥是舞者所執則箾亦舞者所執杜

說當得其實但不知箾是何等器司馬相如上林賦拂鷖鳥捎鳳皇則捎亦拂之類今人謂拂爲拂捎必傳於古其箾捎字同也杜云皆文王之樂則象箾與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是文舞則象箾當是武舞詩云維清奏象舞則郎同此象箾之舞故鄭注詩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是武舞可知其名之曰南其義未聞又曰鄭氏注象云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有武音故詩序謂之象舞舞非此樂名故此直言舞也

徵曰鄭詩箋禮注並謂象即大武維清正義引鄭明堂位注云象謂周頌武也謂武詩爲象明大武之樂亦爲象但禮文於下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則籥管以頌之武

象則干戚以舞之又周頌譜正義曰象謂武也子道而堂下示上下之差案白虎通云武王曰象者象大平而作樂示已大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是孟堅已有此說謹案謂武王作象舞以象文王之武功可也謂象即大武非也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並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仲尼燕居記則云下管象武說之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郊特牲記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春官大師帥瞽登歌下管播樂器然則毛詩序云維清奏象舞也者謂奏象舞時以管吹此維清之詩而舞也春官樂師疏云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是也古者非人聲凡器聲皆謂之奏清廟示德故歌者在

堂象舞示事故管者在下非以父子之尊卑爲差也序言象舞禮言管象與傳言象箾義同箾與簫字異音義同下文見舞韶箾者釋文箾音簫是也謂以簫管奏維清之詩以舞古人言樂多言簫咎繇謨言簫韶魯語言泠簫韶箾即簫韶象箾猶管象陞於彼音簫於此音朔一字兩讀恐非典要至上林賦之拂捎謂以蜎弋拂之捎之方言撟捎選也自關以西秦晉之閒凡取物之上者謂之撟捎則捎非人手執持之物正義引以證箾字失其義也南南舞也毛詩歌鐘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傳曰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是爲和而不僭矣

後漢書陳忠傳引詩以雅以南䄂任朱離李注引韓詩薛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以其人聲及籥不僭差也又云詩無䄂任朱離之文葢見齊魯詩大韶謂䄂任朱離四字此陳忠自釋詩語與毛傳同南任音義皆同非詩本文李不察乃肊云齊魯詩耳然則雅舞用籥夷舞亦用籥毛云以爲籥舞其義甚明象所謂吹管而舞象舞也南籥謂吹籥而舞南舞也杜以象爲文王之樂是也以南爲文王之樂直誤爲二南之南矣正義礙於注說乃云未聞耳

五聲和八風平注八方之氣謂之八風

徵曰王氏伯申曰樂之有八音以應八方之風隱五年傳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周語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賈服注並曰八風八卦之風是也因而八音即謂之八風五聲和八風平謂八音克諧也五聲八風相對成文杜云八方之氣謂之八風非也昭二十年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二十五年傳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八風與七音九歌相次則是八音矣八音皆人所爲故曰爲九歌八風若八方之風具是天籟不得言爲矣大戴禮小辨篇天子學樂辨風又曰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辨風即辨音管子宙合篇君失音則風律必流輕重已偏吹熛儦之風盤動金石之音風猶音也成九年

傳晉侯見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土風謂南音淮南原道篇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高注遺風猶餘聲是也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於齊

徵曰聘禮記曰無行則重賄反幣鄭注無行謂獨來無所之也疏云此特來非歷聘與公子札聘於諸國是有行也

昭二年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遂如齊納幣自齊聘於衛與札同

三十年左傳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

徵曰大司馬四時之田於中春云獻禽以祭社中夏云獻禽以享礿中秋云致禽以祀祊注祊當爲方聲之誤中冬也詩曰以社以方

云獻禽以享烝疏曰冬夏主於祭宗廟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者中冬一陽生中夏一陰生是陰陽在內故神象之而行祭也此祭因田獵獻禽爲祭若正祭月在孟月桓四年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四時之田用三焉惟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謹案賈說是也此因田獵而薦非四時之正祭也魯語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罣麗注罝當爲罜罜麗小網也令本作罝罣罣衍字也以實廟庖毛詩潛序曰季冬薦魚春薦鮪也月令亦云季春之月薦鮪於寢廟皆言薦不言祭據周官田於四中則古者祭用首月信矣

左傳諸侯賓至甸設庭燎

徵曰燕禮曰宵甸人執大燭於庭大射儀同

春秋傳禮徵卷八